

◆洪放专栏·蓦然回首

## 少年穷游

写了一辈子文字，总是不喜欢写游记。或许这就是一种辜负吧？

辜负了这么多年，总有回头时候。回头自是心惊。一个人，到了回头看的时候，要么是历尽了沧桑，要么是开始老了，我好像都沾点边。那就改了吧，写点这一辈子一直仰视的游记文字。不过，我可能会有自个儿的写法，且将其名之为“蓦然回首”吧。

那是1985年。那年我已是个“小干部”了，因为喜欢读书，脑子里突然搭上了一根文学的筋。这根筋甚至搭到了当时在银盘山的师范里。我们成立了文学社，激扬文字，谈古论今。后来有一天，陈君与江君忽然提议，趁五一，去九华山玩。九华山乃真名山，我读过李白的“天河挂绿水，秀出九芙蓉”，好诗，也必好山。于是，提议通过。

一周后，三个人背着书包，豪情满怀地踏上了人生的第一次少年游。那可真是一次穷游。三个人兜里加起来，不到五十块钱。上了大巴，过了安庆，从长江上坐轮渡过江。三个人都是第一次看长江，江水即使只是浊浪，也诗意盎然。江风浩浩，心情激荡，恨不得高歌一曲。然而少年总是腼腆的，更多时候是既故作又非故作的沉默。有人提议：将来有一天，沿着长江一直走下去，去长江源，去海口……

下午，车子终于到了九华山下。江南之美，甚至压过了饥饿。直到下了车，才听见肚子的叫唤。找了十来家，最后选了最便宜的一家，吃了点心，大家上山。第一个感觉是人多，操着不同的方言，在山道盘旋而上。我们跟在后面，时慢时快。慢，是为了老



洪放，桐城人，中国作协会员，安徽省作协副主席。现居合肥。

◆人间小景

## 远去的洗衣声

马亚伟

“长安一片月，万户捣衣声。”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呢？家家户户传来捣衣声，格外有种劳动的充实感，尘世烟火中的质朴与踏实，就这样真实而温情地传递出来。

洗衣声声，敲出了凡俗生活最真实的面貌，也敲出了生活的种种滋味。我觉得越简单越原始的劳动，越能体现人的基本愿望，我们通过劳作让生活更美好。劳动固然艰辛，但带给人的愉悦感和满足感也是其他活动无法替代的，难怪古人在劳动中要舞之蹈之，歌之咏之。

“竹喧归浣女，莲动下渔舟。”我的印象中，洗衣是非常有场面感的，充满了欢声笑语。小时候，村北的小河还有浅浅的流水。水很清澈，潺潺流淌着。我经常跟着祖母去河边洗衣服。每次去洗衣服，祖母都是愉快的，脚步快得像要飞起来，仿佛去赴一个盛大的集会。可不就是嘛，全村的妇女全都聚集于此，她们一边劳动，一边大声说笑。三个妇女一台戏，全村妇女大聚会，场面真可谓壮观。李婶一边在石板上搓着衣服，一边高声说着：“我家那口子，衣服穿十半个月才洗一回。他在城里上班，听说城里特别干净，连尘土都没有呢！”大家开始取笑李婶整天把“我家那口子”挂在嘴边。李婶不恼，羞答答一笑，使劲抖了抖手里的衣服，然后放在河水里漂洗。她一遍遍漂洗，还不忘把从“那口子”嘴里听来的城里新鲜事“广播”一遍。那边王大娘也不甘寂寞，张家长，李家短，说起村里的故事如数家珍，说到兴奋时，她手中洗衣的棒槌敲得更起劲了。捣衣声，说笑声，流水声，还有乘兴而歌的声音，久久回荡着，好不热闹。热

成，不急躁；快，是为了年少，有个性。一快一慢之间，到了半山。逢着寺庙都进去，却不烧香。主要是舍不得钱，只好望望便算是拜了，且互相笑着说：心诚，就够了，菩萨是知道的。

不久后，我们因为快跑，且独辟蹊径，走上了一条游人越来越少的山道。那是一条山脊线，两边都是松林，长着茂密的芭茅草。我们走着，听见鸟鸣，一会儿在头顶，一会儿又在地下；一会儿远，一会儿近。四野无人，只有三个穷少年。渐渐地，大家话也少了，仿佛都在想，这就是李太白写的九华山？九芙蓉？我们想问菩萨，却不知道菩萨在哪。陈君说菩萨在天上，江君说菩萨在庙里，我辩解说菩萨在心里。总之，都是看不见。山路越来越静，前不见寺，后不见庙。毕竟都是少年，心里发怵了。而且身上的背包越来越沉。好在少年总是敢想：我们将背包放下来，藏到芭茅草丛中。同时作了个记号，以免回头找不着。

于是，我们没有走上其他游客所走的上山路线，我们第一次上九华，就绕到了竹海边缘。那竹海真正地震撼到了我们，竹浪阵阵，竹语喧哗。漫天的竹海阵势，让我们感叹不已。

绕过竹海，见一小寺。寺中只有一位师太。依稀记得那寺名中有个“西”字，实在是小极了，且清寒。但木鱼声却清越。我们走了很长一段路还能听见。我们的心也一下子静了，那是我少年时期听过的最能让人心静的木鱼声。

最后还是绕回了游人上山的山道。但在大天台最后十级的台阶上，陈君和江君都上去了，我停了下来。我决定不上了，我想把大天台留着，让我对九华山永远存着个念想。这念想到现在还在存着，虽然后来上过多次九华，但大天台依然是念想。有念想，就有心气；有心气，就是最好的风景。

下了山，在九华街转了一圈。算计着兜里的钱，首先是回程的车票。然后便是降到最低的食宿。等到第二天上午，又去山上芭茅草中取回背包。背包上有露水，还有小动物爬过的痕迹。甚至还有淡淡的香火气息。当我们这趟少年穷游回程时，再望九华山，还真的有了“九芙蓉”的样子，大家相约写首诗。

三十多年过去了，诗却都没写出来。



闹的洗衣场面，带给我最初的感觉是，劳动是件快乐的事。

我上了小学，村边的河水早已干涸。村民用机井浇地，每当这时，我们几个女孩子就飞快地收拾几件衣服，跑到机井边的水渠洗衣服。那水清凉凉的，双手浸到水里，感受到来自土地深处的温度。我和伙伴们把洗衣服当成游戏一样，说说笑笑之间，衣服都洗好了。我们在水边嬉闹一会儿，唱着歌回家。鸟语声声，水流声声，洗衣声声，童年的一幕幕留下永恒的回忆。

我上初中了，要担负起更多的家务活。母亲把洗衣服的任务全都交给我，一家五口的衣服，我三天两就得洗一次。宽敞的小院里，我的面前摆着一只很大的洗衣盆。我坐在盆边，用搓衣板使劲搓着衣服。小小的我，只占一个盆角，仿佛一只软软的小蜗牛，窝在一角不停地搓洗衣服。母亲心疼我，总说：“累了就歇会儿吧！”我擦一把额头的汗，冲母亲一笑说：“不累！”洗衣声声，衣服在搓洗板上哧哧地响着，盆里的水哗哗地翻动着，我洗衣服一点也不寂寞。劳动虽然辛苦，但把衣服一件件凉起来，看着它们在风中飞舞，我心中涨满了喜悦。收衣服的时候，我闻到衣服上有香香的洗衣粉味儿，还有阳光的味道。我忍不住把自己的脸埋进衣服里，尽情享受劳动后的幸福感。

时光逝水，我有好几年不手洗衣服了，好久没听到过洗衣声了。洗衣机轻微的“轰轰”声，总让我忽略了那是在洗衣服。时代在变迁，我们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，虽然轻松了，却总有种若有所失的感觉。我们失去的是什么呢？

◆信笔扬尘

## 云淡风轻一叶舟

黄小秋

淡泊名利，志存高远，这是沈从文先生的人生信条。他的文字淡淡的，却又细致入微，带着浓郁的生活味道。读完一篇沈先生的作品，一股清新脱俗之气沁入心魂，让人豁然开朗。

沈从文先生的文字虽简约，却有余味，有余意，在淡泊中透出人生的真谛，意境极为深刻。他的笔触细腻入微，沉静悠远，读他的文字，仿佛置身于碧波荡漾、风烟俱静的山水之间，感受到自然和谐、宁静祥和的气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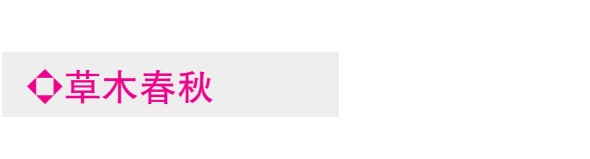
沈先生笔下的边城，是一片景象迷离的世界。翠翠的纯美、哥哥的醇厚、弟弟的执着，都在月色下淡淡地绽放着。他的笔墨，不浮躁，不华丽，却能将最简单的故事，表现得深刻动人，让读者不禁为之动容。沈先生的文字不仅洋溢着温情，更反映着人性与人生的哲思。

不倾城，不惊天地动，看书的人暗自叹息，这一场场情感与理智、爱情与亲情、放下与争取的纠葛，就在静静的渡口上演着，没有任何的铺排渲染，只有生死离别与爱恨情仇俱全的月下笙歌。有些人沈先生连他的一个鼻子眼都没画过，但他却在你的眼前活灵活现，也可能忘了他的名，却忘不了他的模样与他的性情，仿佛那个人已经从文字里走到了你的生活中，与你度过了上千个日子似的默契。

在《沈从文自传》里，有更多这样貌似漫不经心，却又勾人心魂的文字。曾经拒绝家族里最好的婚姻安



春晨 李海波 摄



◆草木春秋

## 有桑青青于野

王 优

墙下桑叶尽，春蚕半未老。城南路迢迢，今日起更早。早起采桑，于我，是深刻的记忆。

少时，母亲养蚕，我们帮着摘桑叶。三眠之后，蚕的吃口极好，所需桑叶大大增加。田间地头的桑叶都摘光了，只剩两三片叶子的嫩尖尖。明代诗人高启在《养蚕词》中曾提道：“三眠蚕起食叶多，陌头桑树空枝柯。”就是说蚕第三次蜕皮后，一天就能吃掉好几片桑叶。有时，饿极的蚕会把桑叶的茎脉一起嚼食掉，只剩一截硬硬的叶柄。“哎！吃得只剩光梗梗了！”母亲看到蚕碗里绕来绕去的小脑袋，欢喜得很。吃口好，蚕就长得快，将来结的蚕子又大又白，就能卖个好价钱。“勤养蚕，懒养猪”，洗蚕匾，熏蚕房，剔蚕沙，消毒，喂食，啥都偷不得懒。母亲汗着衣衫，一刻也不停，一边把蚕捉到铺上干净蚕纸的蚕匾里，一边扫掉厚厚的蚕沙，再均匀撒上一层新鲜的桑叶。沙沙沙，仿若春雨乘风而来，屋子里一片春意盎然。

立夏后，蚕的食量更大，几乎一刻不停地吃，两天不见，苗条的身形就明显大了一圈。嫩桑叶，老桑叶，甚至带泥的桑叶都摘来洗净晾干喂蚕。桑叶还是不够吃，我们就跑很远的路，到深山老林里去采摘。洋桑土桑，大叶小叶，见桑就摘，大捆大捆地背回来，在屋角蚕匾里摊开来。白日夜间，蚕房里沙沙沙，沙沙沙，春雨绵绵，酣畅淋漓，骤然有了一种肆意生长的快感，也有了丰收在即的希望。

第四次休眠之后，要不了几天，蚕逐渐停止食桑，胖胖的蚕体开始收缩而稍显透明。它们爬上草山，吐出晶亮的丝，结成雪白的茧，回馈青桑桑叶的哺育和蚕民起早摸黑的付出。蚕茧上市之后，换回或薄或厚的票子，肥料学费，油盐酱醋，便有了着落。母亲的心，于是重新放回柜子里去，对田地地头的桑，培土修枝，更是细心周到。

漫长的岁月里，桑长在山野，也长在册页。除了养蚕人，对桑情有独钟的还有诗人。在文人的心中，青青

排，只为一个好友的蓝衣姐姐对他好，到后来这个女子和她的好弟弟一同消失了，留给他因信任而挪借的一笔巨债，终让家境殷实人家眼里打得满分的准女婿，不得不远离了安生的日子逃进军队。初恋如此黯然，人生遍布险恶，他偏不提眼泪与黑暗，只淡淡说了一句：那个时候的他不再对姑娘有兴致。这样简洁的留白，恰好是“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”的空间，读者都能从自己的人生里，体会到这段初恋的锥心之痛。显然，沈先生深谙苏轼之道：“言有尽而意无穷者，天下之至言也。”

此外，沈先生还在文字中表达了自己对生活、自然、历史、传统文化等方方面面的爱。他的文字，如一张朦胧的水墨画，既有轮廓又流动着深邃的灵性。他的精神在文字中闪耀，引人遐思，给人启迪。

沈先生的文字，既是他对于生活的态度，也是他对于人生的理解。他用他独特的散文，拓展了人们对于人生的思考空间，让我们看到并追求更高层次的生命意义。他的文字之美，不止在于形式，更在于其所传递的深刻内涵和不可磨灭的价值。

“一纸白，一笔墨，独酌清风下北楼。”沈从文先生，真正做到了句中有余味，篇中有余意，善之善者也。他的文字，蓄积着生命无尽的广度与厚度，似长河上的一叶扁舟，载着我们从流飘荡，赏一路云淡风轻之美。

## 故园春雨

崔向珍

在我溪水一般清澈的记忆底片里，故乡那泛着麦香味的老宅总在我的眼前瞬间成像，那些阳光下的花草树木时刻熨帖在我的心上，童年里那些欢乐的日子恍如昨日。

我不知道老宅有多少年的历史了，老宅很大，我的爷爷奶奶和他们的兄弟都曾经在这里生活过。偌大的一个四合院，日子虽然苦得很，可是四合院里始终是热闹着的。我总是想象着有几十口人的大家庭生活里的酸甜苦辣，同时亲切温暖的感觉也油然而生。

时过境迁，在我真正的记忆里也就只有一排正房了。青青的砖脚，厚实温暖的土坯墙，苇草的泥屋顶。夏日的风雨无情肆虐，冲走一层草泥长出几根杂草，狗尾巴草总爱恣肆般地，在屋顶摇头摆尾。父亲每年都要抽出空闲，找左邻右舍帮忙给屋顶上一层掺了麦草的新泥，让屋顶继续承接无情的风雨。再后来屋顶就铺上了结实实抗风抗雨的红瓦。

和暖的春日，院子里杏花带雨，榆钱摇铃，枣花含羞……满院的春色无论如何是关不住的，碧树繁花，生机蓬勃。而深深扎根于心灵深处的那株朴实的老槐，则是我的最爱。这株老槐没有白杨树的高直挺拔，也没有苍松的奇美挺秀。它只是默默扎根于家院的一角，在春风秋雨里温馨着我们的生活。

这株老槐起初是长在野外的，爷爷看它是无刺的家槐，才移栽到院子里。它和爷爷一样有着温厚无私的品性，它无刺，不会伤到我们。它的树干只有一米多高，我们可以随便攀爬，即使不小心摔下来也不会摔坏。自从爷爷离世以后，没有谁还记得去修剪这株平凡的老槐，可它圆圆的树冠依旧托着一团蘑菇状的绿云，在我幼小的心中升腾入天。夏天骄阳似火的日子，老槐努力地伸展开密密匝匝的枝叶，在我的家院置一地浓浓的绿荫。兄妹四人学校归来，一人一处，拖椅拉凳，背书记词。一身粉笔味儿的父亲也挤进这方阴凉里来批改作业。此时的风儿清凉地吹过，鸟儿在枝头婉转，我总感觉自己生活在一派诗情画意的田园风光里。

不知不觉中，老槐绽放了满树乳白如烟雾的花儿，成群的蜂蜂蝶蝶，终日嗡嗡嘤嘤于树间花影之中，微风轻抚，槐花的清香氤氲弥散，沁人心脾。当满树的花儿凋零，串串晶莹剔透的槐豆儿累累紧坠，那嫩绿恍如透明的玉石，清凉得让我不愿移开目光。老宅的院子很大，麦收的日子里堆满小山似的麦垛。我很喜欢看父亲在风中用木锨扬起一片金色的麦粒雨，噼里啪啦地哗哗散落。我还记得秋天时候，母亲坐在长长的条凳上，用地瓜刀切出满满一屋顶的地瓜干，在阳光下闪烁着银亮的光芒。

老宅的院子里，从春到秋都种着许多蔬菜。垂垂挂挂的辣椒茄子，细细长长的黄瓜豆角，金黄的南瓜花和红红的西红柿争相斗艳，丝瓜和扁豆的藤蔓花朵互相纠缠在篱笆墙上，围满了篱笆墙的向日葵无视它们的纠缠，一心向着热情的太阳奋斗。那些不安分的鸡鸭时常偷偷啄食菠菜油菜的青芽嫩叶，被我们追来追去，满院子奔跑。

自从父母搬离了老宅，老宅的院子里就失去了往日的生机和欢笑。我已经几年没有去看过老宅了，这次去的时候，天上正飘着细细的春雨。面对多年不见的老宅，我感觉它真的很老了，房角的青砖风化得很厉害，有一个屋角也坏掉了。那株老槐在无情的风霜磨砺中，斑驳鳞裂的树干刻满了无尽的沧桑，突兀于地面的树根如一只巨手，紧紧地握住厚重的土地，在初春的风雨中昂首而立。

看着老槐已经透出些青翠的枝干，看着满院子隐约着的淡绿，酸涩的泪水流过湿湿的脸颊，春雨朦胧中，我又看到了那些苍翠的树木和亭亭而立的金黄的向日葵。

